

928
7
8

象山先生全集

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拾遺

好學近乎知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白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未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

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
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
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
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
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
學之均之為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
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為好學也今
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
書數專為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
為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

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卑淺零亂
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
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
於北執一則懼為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為專者所非
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
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
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也

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
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

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
汗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為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
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
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
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
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
忽視玩聽不為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
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
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燄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為聽之不藐者

主忠信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
所主則張儀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為斯固有
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為舉出於
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為得雖有至
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
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忠者何不欺
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
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
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

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誠實無偽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蓋皆人之所固有之心之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人所欲導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為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為人臣而不主

於忠信則無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處語默非忠信則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姦而長偽况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為忠信所以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

為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為水也人而不忠
信果何以為人乎哉鸚鵡鸚鵡能人之言猩猩猿狙
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嗚呼學
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為主則
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為主則一軍之事
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為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
而出人能以忠信為主則念慮云為舉一身之事莫
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毋友不如己者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大小不必齊也至於趨向

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
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矣友者所以相
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為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
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為友哉此毋友不如己者之意
甚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
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其歸
宿則舉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宣之
於言語見之於施為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日進
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
趨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間聲薰氣

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母友不如己者之義也

人不可以無耻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耻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耻焉者吾恐其所謂耻者非所當耻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溺顛迷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耻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耻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耻者不亦悖乎由君子

觀之乃所謂無耻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以此

又

不善之不可為非有所甚難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至於甘為不善而不之改者是無耻也夫人之患莫大乎無耻人而無耻果何以為人哉今夫言之無常行之不軌既已昭著乃反睢睢揚揚飽食煖衣安行而自得畧無愧怍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羽鬣山棲水育牢居野牧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為人乎哉鈞是人也而至於有為聖為賢者獨何為而能然哉人之無耻者蓋亦於是而少致其思乎人不可

以無耻以此

思則得之

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可泯滅焉者也彼其受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弗思焉耳誠能反而思之則是非取舍蓋有隱然而動判然而明決然而無疑者矣

君子喻於義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

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講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

求則得之

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

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為而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孟子所以言也

里仁為美

自為之不若與人為之與少為之不若與衆為之此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者固人之所自為者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人焉而共進乎

仁孰若與衆人而共進乎仁與衆人焉共進乎仁則其浸灌薰陶之厚規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為之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之為美一家之仁不若隣焉皆仁之為美其隣之仁不若里焉皆仁之為美也里仁為美夫子之言豈一人之言哉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粲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為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內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

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豪據乎其中而為之主則其所以為學之本者固已歷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為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則以學文夫子所以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效

於中夫大中之道固人君之所當執也然人心之危固愈克念為狂為聖由是而分道心之微無聲無臭其得其失莫不自我曰危曰微此亦難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畏者也苟知夫危微之可畏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致力於中乎毫釐之差非所以為中也守也知之苟精斯不差矣須臾之離非所以為中也守之苟一斯不離矣惟精惟一亦信乎其能執厥中矣是所謂可必者也苟知夫精一之可必也如此則亦安得而不收效於中乎知所可畏而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收效於中則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豈苟而

已哉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更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折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為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為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

乎在矣學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迷固其所也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必有所辨然後私說可得而破必有所主然後私意可得而絕道之所在固非私說之可擬中之所存固非私意之可間有道之君率由是以中以圖事揆策其為民之意至炳炳也而不便于其私者輒持其私意倡為異說以鼓動吾民彼民之愚至怵於其私說黨於其私意相率而違上之令何理之是非至是而難見而心之權度至是而無所準如此哉是殆其外之

象山全集卷三十一
無所辨而異說之來不能無惑內之無所主而宅心之素不干其中而物得以奪

養心莫善於寡欲

將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良吾所固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也有以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則良心何自而存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則心有不期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

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然則所以保吾心之良者豈不在於去吾心之害乎

取二三策而已矣

昔人之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顧於理如何耳蓋書可得而偽為也理不可得而偽為也使書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書之所言者事耶則事未始無其理也觀昔人之書而斷於理則真偽將焉處哉苟不明於理而惟書之信卑而取其真者也如其偽而取之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者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非明於理者孰能與於

此嘗謂言而無稽往哲以為不足聽事不師古昔賢以為非所聞堯舜之聖書以稽古稱之夫子之聖自謂好古敏而求之古訓是式詩所以稱仲山甫之賢必則古昔稱先王禮所以為學者之軌範也然則昔之聖賢蓋未嘗有不取於書者也欲求稽古昔以為師法訓式而非書之取將孰取之哉然而古者之書不能皆醇也而疵者有之不能皆然也而否者有之真偽之相錯是非之相仍使不通乎理而槩取之則安在其為取於書也昔之聖賢豈其然乎自羲皇以來至於夫子蓋所謂有道之世雖中更衰亂而聖明

代興而周家又號為典章之備而職守之詳且嚴者當時載籍之傳宜其無所謂疵者否者偽者非者然而夫子之於書也於易則有八索之黜於職方則有九丘之除書必定詩必刪言夏商之禮則以為杞宋不足証武之樂未久也而聲淫及商至於老聃之問萇弘之問郊子之訪無非所以攷覈其醇疵真偽是非可否而斷之以理者也然則書之不可一槩而取也久矣雖然夫子天下後世固宜取信焉者也孟子之時去夫子為未遠而經籍皆出於夫子之筆削則雖槩而取之可也而於武成一篇所取者纔二三

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嗚呼非也夫子所以
取信於後世者豈徒爾哉抑以其理之所在而其一
以貫之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已使書不合於理而徒以其經
夫子之手而遂信之則亦安在其取信於夫子也况
夫孟子雖曰去聖人之世未遠而亦百有餘歲矣言
爵祿之班則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論堯
舜之事則曰齊東野人之語而非君子之言然則於
武城之篇不惟其書之信而一斷之以理又何疑焉
故曰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使書而皆合於

理雖非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况夫聖人之經又安
得而不信哉如皆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寡亦不
可得而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蓋非不信之也理之
所在不得而必信之也古人之於書稽求師式至於
為聖為賢而後世乃有疲精神勞思慮皓首窮年以
求通經學古而內無益於身外無益於人敗事之謂
空言坐談之譏皆歸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
信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今夫藥石之儲不能皆
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真良也而偽蠱者有
之彼良醫之遊於其間也審病者之脉理知藥石之

性味擇之精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至非
能醫者而以其病而遊焉槩取而試之苟其不中得
無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也式不明乎理而惟書之
信取之不當以至於悖理違道者得無類是乎故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

保民而王

民生不能無群群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生不可以
保王者之作蓋天生聰明使之統理人群息其爭治
其亂而以保其生者也夫爭亂以戕其生豈人情之
所欲哉彼其情驅勢激而至於此未有不思所以易

之者也當此之時有能以息爭治亂之道拯斯民於
水火之中豈有不翕然而歸往之者保民而王信乎
其莫之能禦也

續書何始於漢

安於所習而絕意於古固君子之所患也以其所知
而妄意於古尤君子之所大患也君臣上下之大分
善惡義利之大較固天下不易之理非有隱奧而難
知者也然而世衰道喪利欲之途一開而莫之或止
角奔競逐相師成風如大防之一潰漉漫衍溢有不
可復收之勢當是時所謂大分大較非隱奧而難知

者往往顛倒錯亂廢墜湮沒而莫之或顧此後世之
公患也人性之靈豈得不知其非然志銷氣腐無豪
傑特立之操波流之所蕩激終淪胥而不能以自振
尚何望其能軒輊於人哉然則安於所習而絕意於
古者誠亦人之所深患也有人於此被服儒雅師尊
聖賢知大分大較之不可易隱然思以易當世志不
得而攄其所有著之簡編以自附於古人此何啻去
國之似人虛空之足音有識者之所宜深嘉屢嘆稱
揚頌羨之不能自己者也而曰君子之所大患者何
耶理之所當然而時不然有能去彼取此自拔於流

俗自一言一行以往莫不有益莫不可貴然其高下
淺深大小多少雖毫釐之間不可以相踰越乘人之
不然而張其殊於人者以自比於古之聖賢襲其粗
迹偶其大形而侈其說以欺世而盜名則又有大不
然者矣彼固出於識量之卑聞見之陋而世衰道微
自為翹楚莫有豪傑之士剖其蒙開其蔽而遂至於
此非固中懷譎詐而昭然有欺世盜名之心而為之
也然其不知涯分偃蹇僭越自以為是人皆悅之而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蓋與賊德之鄉原所蔽不同
而同歸於害正矣欺世盜名之號夫又焉得而避之

續書何始於漢吾以為不有以治王通之罪則王道終不可得而明矣

問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君子欲行之浮於言不欲言之浮於行傳說告高宗以遜志詩人稱文王小心翼翼記美后稷祿及子孫歸之於其辭恭其欲儉大言侈志固君子之所不取夫子講道洙泗之間而遊於其間者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豈其五尺童子與管仲舅犯輩度長絜大舉能無所愧耶蜀諸葛孔明距今且千載更閱賢智多矣莫敢少訾而當時不過自比管樂孔門之童子

豈皆度越孔明者乎不然何其言之大而志之侈也禮不苟訾學不躐等夫子之教必不其然苟以稱五伯之說為非是則孟子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或問曾西與管仲孰賢則曰爾何曾比予於是然則羞稱之說信矣孟子言必稱堯舜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亦當世所推使當時後生小子不自揆度靡然而非之豈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不苟訾不躐等之道乎諸君以孔孟為師者也願有所析其疑

對東明之升群陰畢伏咸池既作窪鄭不可復陳矣

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後世高文大冊不能無忝中林
之夫漢上之女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
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
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
王朝之下士論滄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如渤
澥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
遠矣傳說之遜志將以時敏厥修文王之小心所以
昭事上帝其辭恭其欲儉后稷之德於是乎在矣必
不苟訾而後可與言此必不躐等而後可以進此羞
稱五伯能言距楊墨然後可以免於苟訾躐等之過

而進乎遜志小心辭恭欲儉之地矣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謚議

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聖旨時賜謚

宣教郎大常博士孔

煒

撰

議曰學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間域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既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口耳之

未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付於空言
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監
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
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
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
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
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
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嚮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
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逮其久也此心

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
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
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
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已用
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
槩獲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爽厲聽
之者如指迷塗如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
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
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克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
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為文則辭達

而不爭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
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
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
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
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
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
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
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辭定曰安公天稟純
明學無凝滯服膺先哲發揮憲言非敏而好古乎抗
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辭定

乎謚曰文安於義為稱謹議

覆謚

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撰

議曰儒學之盛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
六經厄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
唐惟辭章是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
諸公未出之時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
皇極詩之二南記禮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義
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
之學為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說致知格物之要凡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大原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卅角時聞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立之見超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

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了而外實迂闊不中事情者公言行相符表裏一致其吐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臨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詳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循乎至理而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人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為過博士議是謹議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諱九淵字子靜其先媯姓至齊宣王少子

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為氏曾孫諱烈
為吳令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自吳公四十世為唐
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為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
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
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
諱賀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
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孺
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戲弄靜重如
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
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

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弊而無壞韞至三接手
甲甚修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
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
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
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迺受與人
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閒暇
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
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于後至今學者尊敬講
習之不替先生獨謂簡曰巾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
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

象山全集卷三十一
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
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
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
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
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
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
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
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欵承

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
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游先
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
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
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既受徒
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
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代時學
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
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
食覺交足雖即改正即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

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為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

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延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 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 勅令所刪定官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辯大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

金華山全集卷之三十一
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上屢俞
所奏修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
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
陳大義明主不以為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
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
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
既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
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
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
徙觀寺縣大夫為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

塞塗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
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
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
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
先生十六年祠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荆門軍是年
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
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
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
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一同官稟事衆有
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候

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理義接實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

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邈尤

以為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邊
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
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江漢之間為
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脇西當
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隣有所恃否則有背脇
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
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
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陂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
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
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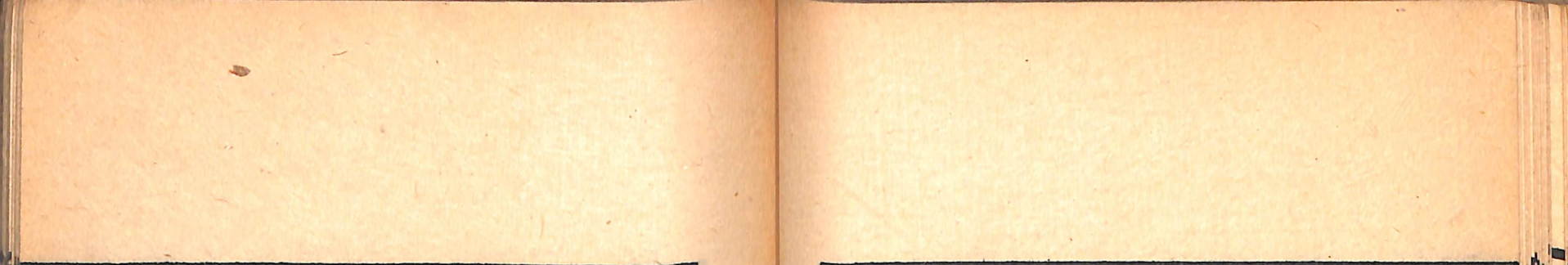
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子
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
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
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土工畢後
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
荷葉渠護險墻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
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為耻吏
惟好衣閒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
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
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

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
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
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
權杜奸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
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
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為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
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
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
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
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

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嚴
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
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
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
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
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
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
遂廩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
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為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
講洪範欽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

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庸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群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早先

生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筮箒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為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荆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女兄盡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柰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



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
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
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却之自是不復言癸
丑日中奄然而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
充塞衢道各有辭以叙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
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為立祠先生遺文
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
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
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鄉之永興寺山距妣饒氏孺
人墓為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簡安得而知之惟簡

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
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
日翫訟是非以荅簡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
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簡雖凡下不足以識
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略
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
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
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
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

學者不可自棄謹狀

象山全集卷之三十三
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
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簡狀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四

語錄上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先生常言之

道在宇宙間何嘗有病但人自有病千古聖賢只去
人病如何增損得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
道理

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
必有能尸明道之責者臯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佯
狂不死者正為欲傳其道既為武王陳洪範則居於

夷狄不食周粟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氏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

好惡形焉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且如專言靜是天性則動獨不是天性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為人欲道心為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因言莊子云眇乎小哉以屬諸人瞽乎大哉獨遊於天又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遠矣是分明裂天人而為二也

動容周旋中禮此盛德之至所以常有後○言語必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信非以正行纔有正其行之心已自不是了
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近來論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處自惻隱當羞惡當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夫子問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著

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為是尚嫌少在先生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通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然於此不能及也吳遜謝謂偶然

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礪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礪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礪得子貢就則其材豈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曾子以魯得之蓋子貢反

為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

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此是子貢後來有所見處然謂之不可得而聞非實見也如曰子欲無言即是言了

天下之理無窮若以吾平生所經歷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顏子為人最有精神然用力甚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顏子當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博文約禮遍求力索既竭其才方如有所立卓爾逮至問仁之時夫子語之猶下克己二字曰克己復禮為仁

又發露其旨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既又復告之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謂此三節乃三鞭也至於仲弓之為人則或人嘗謂雍也仁而不佞仁者靜不佞無口才也想其為人冲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至其問仁夫子但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此便是也然顏子精神高既磨礪得就實則非仲弓所能及也顏子問仁之後夫子許多事業皆分付顏子了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顏子沒夫子哭之曰天喪予蓋夫子事業自是無傳矣曾子雖能傳

其脉然參也魯豈能望顏子之素蓄幸曾子傳之子
思子思傳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然夫子
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

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既明然後請問
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於此
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之序蓋
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曾不知
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已
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躡等視
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

語直是承當得過

天之一字是臯陶說起

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縫孟子十字打開
更無隱遁蓋時不同也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臯陶
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
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然譬之奕然
先是這般等第國手下碁後來又是這般國手下碁
雖所下子不同然均是這般手段始得故曰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

金華山全集卷三十一
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此也

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偽恰似

檐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

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正已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又云學者不可用心太緊今之學者大抵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已之志夫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須自省察

夫民合而聽之則神離而聽之則愚故天下萬世自

有公論

先生與晦翁辯論或諫其不必辯者先生曰女曾知否建安亦無朱晦翁青田亦無陸子靜

不會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未能入德則典則法度何以知之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生於末世故與學者言費許多氣力蓋為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是與他說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多事

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實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

六經○韓退

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

正人之本難正其末則易今有人在此與之言汝適某言未是某處坐立舉動未是其人必樂從若去動他根本所在他便不肯

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

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箇謂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平地起土堆了

無它利與善之間也此是孟子見得透故如此說或問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過遷善

有善必有惡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惡却是反了方有

人品在宇宙間迥然不同諸處方曉曉然談學問時吾在此多與後生說人品

此道之明如太陽當空羣陰畢伏

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指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朱元晦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游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欠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此子故游其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觀此則是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近有議吾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吾聞之曰誠



然

復齋家兄一日見問云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此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不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後世言學者須要立箇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

人共生乎天地之間無非同氣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為之意

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吾與常人言無

不感動與談學問者或至為仇舉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專以做得多者為先吾却欲殄其私而會於理此所以為仇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移它故人之聽之者易非若法令者之為也如孟子與齊君言只就與民同處轉移它其餘自正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滅他底此所以不同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先生常言之云吾知此理即乾
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太始行之在後故
曰坤作成物

夫子平生所言豈止如論語所載特當時弟子所載
止此爾今觀有子曾子獨稱子或多是有若曾子門
人然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無疑至有子之
言便不喜

先生問學者云夫子自言我學不厭及子貢言多學
而識之又却以為非何也因自代對云夫子只言我
學不厭若子貢言多學而識之便是蔽說

學者須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師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時
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為異
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之端緒與堯舜
不同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問吾異端者吾對
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異此者皆異端

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與
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矚其
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
察耳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上面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中室是遠而之語因以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因言李清臣云夫子刪詩固有刪去一二語者如棠棣之詩今逸此兩句乃夫子刪去也清臣又言碩人之詩無素以為絢兮一語亦是夫子刪去其說皆是當時子夏之言謂繪事以素為後乃是以禮為後乎言不可也夫子蓋因子夏之言而刪之子夏當時亦有見乎本末無間之理然後來却有所泥故

其學傳之後世尤有害繪事後素若周禮言繪畫之事後素功謂既畫之後以素間別之蓋以記其目之黑白分也謂先以素為地非

柴愚參魯夫子所愛故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此見夫子欲子羔來磨礪就其遠者大者後來子羔早卒故屬意於曾子

叩其兩端而竭焉言極其初終始末竭盡無留

藏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數語

自曾子胷中流出

咸有一德之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以此見當



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

臯陶論知人之道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乃是謂必先言其人之有是德然後乃言曰某人有某事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達乎其氣不可偽為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可偽為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然後人不可得而度也

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為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筮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龜筮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

偽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伏羲既畫八卦即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其繇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

繫辭首篇二句可疑蓋近於推測之辭

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

伊川解比卦原筮作占决卜度非也一陽當世之大
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勢豈在它占决卜度之
中原筮乃蒙初筮之義原初也古人字多通用因云
伊川學問未免占决卜度之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揚子謂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文王居羑里而贊易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豈久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

自周衰以來人主之職分不明堯典命羲和教授人時是為政首後世乃付之星官曆翁蓋緣人主職分不明所致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却知人主職分

詩大雅多是言道小雅多是言事大雅雖是言小事亦主於道小雅雖是言大事亦主於事此所以為大雅小雅之辨

秦不曾壞了道脉至漢而大壞蓋秦之失甚明至漢則迹似情非故正理愈壞

漢文帝藹然善意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僅以鄉原○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楊子默而好深沉之思他平生為此深沉之思所誤○韓退之原性却將氣質做性說了

近日舉及荀子解蔽篇說得人之蔽處好梭山兄云後世之人病正在此都被荀子莊子輩壞了答云今世人之通病恐不在此大槩人之通病在於居茅茨

則慕棟宇衣敝衣則慕華好食麗糲則慕甘肥此乃是世人之通病

春秋北杏之會獨於齊桓公稱爵蓋當時倡斯義者惟桓公管仲二人春秋於諸國稱人責之也

古者風俗醇厚人雖有虛底精神自然消了後世風俗不如古故被此一段精神為害難與語道

因嘆學者之難得云我與學者說話精神稍高者或走了低者至塌了吾只是如此吾初不知手勢如此之甚然吾亦只有此一路

人方奮立已有消蝕則議者不罪其消蝕而尤其奮

立之太過舉其進銳者其退速以為證於是併懲其初曾不知孟子之意自不在此

聖人作春秋初非有意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又云春秋大槩是存此理又云春秋之亡久矣說春秋之繆尤甚於諸經也

嘗閱春秋纂例謂學者曰啖趙說得有好處故人謂啖趙有功於春秋又云人謂唐無理學然反有不可厚誣者

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令非聖人之旨○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

揆也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
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
之在於為國為民為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
在於為私已為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
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
人或得為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有學者聽言有省以書來云自聽先生之言越千
里如歷塊因云吾所發明為學端緒乃是第一步所
謂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却不知指何處為千里若以

為今日捨私小而就廣大為千里非也此只可謂之
第一步不可遽謂千里

吾於人情研究得到或曰察見淵中魚不祥然吾非
苛察之謂研究得到有扶持之方耳

後世將讓職作一禮數古人推讓皆是實情唐虞之
朝可見非尚虛文以讓為美名也

嘗聞王順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議論遠過
之此議論甚闊可取

嘗問王順伯曰聞尊兄精於論字畫敢問字果有定
論否順伯曰有定論曰何以信此說順伯曰有一畫

一揚於此使天下有兩三入曉書問之此人曰是此
等第則彼二人之言亦同如此知其有定因問字畫
孰為貴順伯曰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
古書曰如此則大抵是古得此子者為貴順伯曰大
抵古人作事不苟簡尊兄試觀古器與後來者異矣
此論極是

傅子淵請教之簡省一語答曰良其皆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後見其與陳君舉書中云是則全掩
其非非則全掩其是此是語病中又云關節而疏目
旨高而趣深旨高而趣深甚佳關節而疏目子淵好

處在此病亦在此又云子淵弘大文範細密子淵能
兼文範之細密文範能兼子淵之弘大則非細也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
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
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一學者自晦翁處來其拜跪語言頗怪每日出齋此
學者必有陳論應之亦無他語至四日此學者所言
已罄力請誨語答曰吾亦未暇詳論然此間大綱有
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
富貴利達又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

會却談學問吾總以一言斷之曰勝心此學者默然
後數日其舉動言語頗復常

一學者從游閱數月一日問之云聽說話如何曰初
來時疑先生之顛倒既如此說了後又如彼說及至
聽得兩月後方始貫通無顛倒之疑

三百篇之詩周南為首周南之詩關雎為首關雎之
詩好善而已

興於詩人之為學貴於有所興起

洙泗門人其間自有與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記禮之
書其言多原老氏之意

先生在勅局日或問曰先生如見用以何藥方醫國
先生曰吾有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問如何曰
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先生云後世言道理者終是粘牙嚼舌吾之言道坦
然明白全無粘牙嚼舌處此所以易知易行或問先
生如此談道恐人將意見來會不及釋子談禪使人
無所措其意見先生云吾雖如此談道然凡有虛見
虛說皆來這裏使不得所謂德行常易以知險恒簡
以知阻也今之談禪者雖為艱難之說其實反可寄
託其意見吾於百眾人前開口見膽

先生云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槩使其本常重不為末所累然今世論學者却不悅此

有一士大夫云陸丈與他人不同却許人改過

先生嘗問一學者若事多放過有寬大氣象若動輒別白似若褊隘不知孰是學者云若不別白則無長進處先生曰然

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已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達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

未晚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

先生歸自臨安子雲問近來學者先生云有一人近來有省云一蔽既徹群疑盡亡

先生云歐公本論固好然亦只說得皮膚看唐鑑令讀一段子雲因請曰終是說骨髓不出先生云後世亦無人知得骨髓去處

劉淳叟參禪其友周姓者問之曰淳叟何故捨吾儒之道而參禪淳叟答曰譬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

者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而今只要
就他明此手友荅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頭
處明此手不願就他把鋤頭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
亦善喻周亦可謂善對

先生云子夏之學傳之後世尤有害

先生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
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
已學者於此亦多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虛
說或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闢楊墨韓子
闢佛老陸先生闢時文先生云此說也好然闢楊墨

佛老者猶有此氣道吾却只闢得時文因一笑

先生作貴溪學記云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
甚高難行之事嘗舉以語學者云吾之道真所謂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

或問讀六經當先看何人解註先生云須先精看古
註如讀左傳則杜預註不可不精看大槩先須理會
文義分明則讀之其理自明白然古註惟趙岐解孟
子文義多略

有一後生欲處郡庠先生訓之曰一擇交二隨身規
矩三讀古書論語之屬

程先生解易爻辭多得之彖辭却有鶻突處○人文章多似其氣質杜子美詩乃其氣質如此

三代之時遠近上下皆講明扶持此理其有不然者衆從而斥之後世遠近上下皆無有及此者有一人

務此衆反以為怪故古之時比屋至於可封後世雖能自立然寡固不可以敵衆非英才不能奮興

有學者因事上一官員書云遏惡揚善沮姦佑良此天地之正理也此理明則治不明則亂存之則為仁

不存則為不仁先生擊節稱賞先生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為念場屋之文只是

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

有學者曾看南軒文字繼從先生游自謂有省及作書陳所見有一語云與太極同體先生復書云此語

極似南軒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有學者上執政書中間有云閣下作而待漏於金門朝而議政於黼座退而平章於中書歸而咨訪於府

第不識是心能如晝日之昭晰而無薄蝕之者乎能如砥柱之屹立而無淪胥之者乎先生云此亦可以

警學者

曹立之有書於先生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先生云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

惟溫故而後能知新惟敦厚而後能崇禮

易繫上下篇總是贊易只將贊易看便自分明凡吾論世事皆如此必要挈其總要處○後世言易數者多只是眩惑人之說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今之論學者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

只有此一路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今人多失其旨蓋孟子道性善故言人無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將甘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將何以待之故曰當如後患何

見到孟子道性善處方是見得盡

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何其說得如此端的

程先生解頗復厲言過在失不在復極好

先生在勅局日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省先生曰

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遇則去豈可以彼為去就耶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

資稟之高者義之所在順而行之初無留難其次義
利交戰而利終不勝義故自立

吾自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心不肯
安必要求其實而後已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後世言寬仁者類出於姑息殊不知苟不出於文致
而當其情是乃寬仁也故吾嘗曰虞舜孔子之寬仁
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見之

有士人上詩云手挾浮翳開東明先生頗取其語因
云吾與學者言真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

右門人傅子雲季魯編錄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魯國
無政所行者亦其事而已政者正也

志壹動氣此不待論獨氣壹動志未能使人無疑孟
子復以蹶趨動心明之則可以無疑矣壹者專一也
志固為氣之帥然至於氣之專一則亦能動志故不
但言持其志又戒之以無暴其氣也居處飲食適節
宣之宜視聽言動嚴邪正之辨皆無暴其氣之也

象山全集卷之四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已問與辨皆須即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况非聖人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偽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決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

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為執一廢百豈為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為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古者勢與道合後世勢與道離何謂勢與道合蓋德之宜為諸侯者為諸侯宜為大夫者為大夫宜為士者為士此之謂勢與道合後世反此賢者居下不肖者居上夫是之謂勢與道離勢與道合則是治世勢

與道離則是亂世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骨象脆切
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麓大學問貴細密自
修貴勇猛

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分上事又
却只是放過爭知道名利如錦覆陷穽使人貪而墮
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
道也陽奇陰偶陽以奇為君一也陰以偶為君二也
有一則有二第所主在一彼小人之事豈遽絕其一

哉所主非是耳故君子以理制事以理觀象故曰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
唯變所適

書疏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
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
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八十二度強天體
隆曲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
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
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
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



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

黃道者日所行也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過六度當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

孟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章紉繹誦詠五六過始云皆

是言學之充廣如水之有瀾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常宜諷詠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

○九疇之數一六在北水得其正三八在東木得其正唯金火易位而木生火自三上生至九自一數至於九正得二數故火在南自四數至七亦得四數故金在西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復變而為一者一與一為二一與二為三一與三為四一與四為五一與五為六五數之祖故至七則為二與五矣是一

變也至九而極故曰七變而為九數至九則必變故至十則變為一十百為一千千為一萬萬為一十萬是九復變而為一也

或問賈誼陸贄言論如何曰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臨安四聖觀六月間傾城士女咸出禱祠或問何以致人歸鄉如此荅曰只是賞罰不明

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嘆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柰何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

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箇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歸自臨安湯倉因言風俗不美曰乍歸方欲與後生說些好話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云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次科舉萬一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然只得一半篤厚之人或三四箇篤厚之人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做風俗日以敗壞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便是風俗之宗主

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旌導前騎卒擁
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
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
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曰陸丈近至城何不去聽說
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湯
云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
識然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須知人情之無常方料理得人

孝經十八章孔子於踐履實地上說出非虛言也
莫知其苗之碩謂葉幹髮鬆而亡實者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
義中間所惡於智者至智亦大矣文義亦自明不失
孟子本旨據其所見當以莊子去故與智解之觀莊
子中有此故字則知古人言語文字必常有此字易
雜卦中隨無故也即是此故字當孟子時天下無能
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據陳迹言之實非知性之
本往徃以利害推說耳是反以利為本也夫子贊易
治曆明時在革之象蓋曆本測候常須改法觀革之
義則千歲之日至無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千歲
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

可求其故也

帝出乎震帝者天也震居東春也震雷也萬物得雷而萌動焉故曰出乎震齊乎巽巽是東南春夏之交也巽風也萬物得風而滋長焉新生之物齊潔精明故曰萬物之潔齊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夏也生物之形至是畢露文物粲然故曰相見致役乎坤萬物皆得地之養將遂妊實六七月之交也萬物於是而胎實焉故曰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兌正秋也八月之時萬物既已成實得雨澤而說懌故曰萬物之所說也戰乎乾乾是西北方之卦也舊穀之事將始

乾不得不君乎此也十月之時陰極陽生陰陽交戰之時也龍戰乎野是也勞乎坎坎者水也至勞者也陰退陽生之時萬物之所歸也陰陽未定之時萬物歸藏之始其事獨勞故曰勞乎坎成言乎艮陰陽至是而定矣舊穀之事於是而終新穀之事於是而始故曰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臨深履薄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叙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

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其為道也屢遷不遷處變動不居居處周流六虛實處上下無常常處剛柔相易不易處不可為典要要處惟變所適不變處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上古淳朴人情物態未至多變易雖不作未有闕也逮乎中古情態日開詐偽日萌非明易道以示

之則質之美者無以成其德天下之衆無以感而化生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之憂患如此不得不因時而作易也易道既著則使君子身修而天下治矣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也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常行之道履德之基謂以行為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謙德之柄也有而不居為謙謙者不盈也盈則其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則德乃日積故曰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為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

於物也知物之為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修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井以養人利物為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夫然可以有為有為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污如禹稷顏子

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極至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必察其為物所誘與否不辨於小則將致悔咎矣恒雜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酢酢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至厭倦是不恒其德者也能恒者雖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損

抑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
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
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
意如是則非所以為益也困窮而通不修德者遇窮
困則隕穫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
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而
博施濟衆無有不及故曰遷巽稱而隱巽順於理故
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迹可見故隱
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
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

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恒以
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損以
遠害如忿慾之類為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
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特君子不
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己者為利天下之有
益於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故曰興利
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無加損
焉有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於困厄之時必推致
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不必窮厄患
難及已也凡有道而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於此

自反而已未嘗有所怨也并以辨義君子之義在於
濟物於井之義人可以明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
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
定而恃理也九卦之列君子修身之要其序如此缺
一不可也故詳復贊之

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一段總是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
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強也自欺是欺其心謹獨即不
自欺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自欺不可謂無人知十
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若此

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只當說繁纓非諸侯所當用
不可以與此人左氏也說差却名了是非孔子之言
如孟子謂聞誅一夫紂矣乃是正名孔子於蒯瞶輒
之事乃是正名至於溫公謂名者何諸侯卿大夫是
也則失之矣

事不可以逆料聖賢未嘗預料由也不得其死然死
矣益成括其微言如此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違之則凶其蒙蔽
則為昏愚通徹則為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
以致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

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卦上離以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文畫名言之末豈可以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屯陰陽始交一索而得長男再索而得中男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指下卦之漸入上卦坎險之地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正孔子曰吾未如之何也

已矣雖然人當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蒙九二一爻為發蒙之主不應更論與九五相得與否包蒙納婦即克家之事

東書不觀游談無根

染習深者難得淨潔

自明然後能明人

復齋看伊川易傳解艮其背問某伊川說得如何某云說得鶻突遂命某說某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或謂先生之學是道德性命形而上者晦翁之學是名物度數形而下者學者當兼二先生之學先生云足下如此說晦翁晦翁未伏晦翁之學自謂一貫但其見道不明終不足以一貫耳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

學者答堂試策先生云諸公答策皆是隨問走答策當如堂上人部勒堂下吏卒乃不為策題所纏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唯傅子淵初子淵請教先生有良背行庭無我無物之說後子淵謂某舊登南軒

晦翁之門為二說所礙十年不可先生之說及分教衡陽三年乃始信先生屢稱子淵之賢因言比陳君舉自湖南漕臺遣書幣下問來書云某老矣不復見諸事功但欲結果身分耳先生略舉答書因說近得子淵與君舉書煞好若子淵切磋不已君舉當有可望也但子淵書中有兩句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亦為抹出後聞先生臨終前數日有自衡陽來呈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先生手不釋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

邵武丘元壽聽話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

先生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先生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先生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間與之相忘酬酢居多耳先生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于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媿矣先生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欲之人雖大狼狽其過易

於拯救却是好人剗地難理會松云如丘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先生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為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蹴變色而荅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先生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愈感退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梗之者姑抄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

先生與學者說及智聖始終條理一章忽問松云智聖是如何松曰知此之謂智盡此之謂聖先生曰智聖有優劣否松曰無優劣先生曰好無優劣然孟子云其至爾力也其中非力如此說似歸重于智松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巧也行文自當如此孟子不成道其至爾力也其中爾巧也先生曰是松又曰智聖雖無優劣却有先後畢竟致知在先力行在後故曰始終先生曰是

先生因為子持之改所吟鶯詩云百喙吟春不暫停長疑春意未丁寧數聲綠樹黃鸝曉始笑從來着意

聽遶梁餘韻散南柯爭柰無如春色何剩化玉巢金綽約深春到處為人歌先生言鶯巢以他羽成之至貼近金羽處以白鷗羽藉之所以養其金羽也

有客論詩先生誦昌黎調張籍一篇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譏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云云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且曰讀書不到此不必言詩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與告子不動心是操持堅執做孟子不動心是明道之力

有行古禮於其家而其父不悅乃至父子相非不已
遂來請教先生云以禮言之吾子於行古禮其名甚
正以實言之則去古既遠禮文不遠吾子所行未必
盡契古禮而且先得罪於尊君矣喪禮與其哀不足
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如世俗甚不
經裁之可也其餘且可從舊
有縣丞問先生赴任尚何時先生曰此來為得疾速
之任之命方欲單騎即行縣丞因言及虜人有南牧
之意先生遽云如此則荆門乃次邊之地某當挈家
以行未免少遲若以單騎却似某有所畏避也

臨川張次房于曆子賦歸去來辭棄官而歸杜門經
歲來見先生先生云近聞諸公以王謙仲故推輓次
房一出是否次房云極荷諸公此意愧無以當之先
生曰何荷之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凡諸公欲相推輓者姑息之愛也次房初歸
時一二年間正氣甚盛後來寢弱先生教授極力推
輓是後正氣復振比年又寢衰次房莫未至無飯喫
否若今諸公此舉事勢恐亦難行反自取辱耳某今
有一官不能脫去得今又令去荆門某只得去若竄
去南海某便着去次房幸而無官了而今更要出來

做甚麼次房云恨聞言之晚不能早謝絕之也
松問先生今之學者為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
居其首鄧文範居次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且云浙
間煞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
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
人亡矣

有傳黃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
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
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頗欲從今近老成為謝
荆門三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切聞子淵與君

舉切磋又起君舉之疑得黃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
學松曰元吉之學却在子淵之上先生曰元吉得老
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年前數年病在逐外
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換入一安樂
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由近
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誘致諸處後生來授學却
教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為之問剥元吉一旦從傍忽
有所省此元吉之善學

先生云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為異端孔子曰攻乎異
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
那箇為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為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為異端也先生因微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為道勞苦而為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為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為道學者何憚而不為簡易之從乎

先生言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豈是人心只有這四端而已又就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矣乃誦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云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先生言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如何解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一句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為非且謂季隨讀書鹵莽不思後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乃言之曰然讀如雍之言然之然對上同聽同美同嗜說先生因笑曰只是如此何不早說與他

先生言吾家治田每用長大鑿頭兩次鋤至二尺許

深一尺半許外方容秧一頭久旱時田肉深獨得不旱以他處禾穗數之每穗穀多不過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中禾穗數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餘粒每一畝所收比他處一畝不啻數倍蓋深耕易耨之法如此凡事獨不然乎時因論及士人專事速化不根之文故及之

荅曾宅之一書甚詳梭山一日對學者言曰文所以明道辭達足矣意有所屬也先生正色而言曰道有變動故曰文文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

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這方是文文不到這裏說甚文

松嘗問梭山云有問松孟子說諸侯以王道是行王道以尊周室行王道以得天位當如何對梭山云得天位松曰却如何解後世疑孟子教諸侯篡奪之罪梭山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先生再三稱嘆曰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松曰伯夷不見此理先生亦云松又云武王見得此理先生曰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或勸先生之荆門為委曲行道之計荅云仲虺言湯之德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通體純是道義後世賢者處心處事亦非盡無禮義特其心先主乎利害而以禮義行之耳後世所以大異于古人者正在於此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先生言吳君玉自負明敏至槐堂處五日每舉書句為問隨其所問解釋其疑然後從其所曉敷廣其說每每如此其人再三稱嘆云天下皆說先生是禪學獨某見得先生是聖學然退省其私又却都無事了

此人明敏只是不得久與之切磋

先生言重華論莊子不及老子者三孟子不及孔子三其一不合以人比禽獸晦翁亦有此論松曰孟子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惟恐人之入于禽獸是禽獸也為其無君父也則其違禽獸不遠矣為其夜氣不足以存也晦翁但在氣象上理會此其所以錙銖聖人之言往往皆不可得而同也先生曰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七八聖人合堂同席而居其氣象豈能盡同我這裏也說氣象但不是就外面說乃曰陰陽一大氣乾坤一大象因說孟子之言如孟

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此兩句却贅了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為不識
良背行庭之旨

舜隱惡而揚善說者曰隱藏也此說非是隱伏也伏
絕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為國家者見惡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
植則善者信矣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湯到這裡却生一疑此
是湯之過也故仲虺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惟天生聰明時又嗚呼謹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

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學者問荆門之政何先對曰必也正人心乎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
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
焉辟比量也家中以次之人以我親愛賤惡而比量
之或效之或議之其弊無窮不可悉究要其終實不
足以齊其家

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說于天下孟子將破其說不得
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一次將杞柳來論便就
他杞柳上破其說一次將湍水來論便就他湍水上

破其說一次將生之謂性來論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說一次將仁內義外來論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說窮究異端要得恁地使他無語始得

枚卜功臣之遜遜出于誠漢文帝即位之遜遜出于偽云云及修代來功詔稱朕狐疑唯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尊昌為衛將軍云云後世人主不知學人欲橫流安知天位非人君所得而私

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

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此見老氏之脉在此也蕭何薨參入相壹遵何為之約束擇郡縣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脉在此

邵堯夫詩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不如聖人說乾知太始因曰堯夫只是箇閑道人聖人之

道有用無用便非聖人之道

先生一日自歌與姪孫濬書云道之將廢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云云又歌栢舟詩松為之涕泗沾襟少間又歌東皇太一雲中君見松悲泣不堪又歌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乃曰蕭蕭馬鳴靜中有動矣悠悠旆旌動中有靜也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君子以自昭明德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暴謂自暴棄謂自棄侮謂自侮反謂自反得謂自得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聖賢道一箇自字煞好嘗言年十三時復齋因

看論語命某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某云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先兄云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更思之如何某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

呂伯恭為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其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提孩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

繁山集卷三十四
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秦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
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
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
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
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繞四句元晦顧伯
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舡了也舉詩罷遂致辯於先
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歛
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
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
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元晦

大不憚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
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辯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
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尼後往南康元晦延入白
鹿講說因講君子喻於義一章元晦再三云某在此
不曾說到這裡負愧何言

先兄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得
相與切磋見此道之大明耳

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三年某適當其職
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

徐仲誠請教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
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觀花答云見得仲
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
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
是分明說了也少間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為要語答
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檢
山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此是要
語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明辯箇什
麼篤行箇什麼

有學者終日聽話忽請問曰如何是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答曰吾友是泛然問老夫却不是泛然答老夫
凡今所與吾友說皆是理也窮理是窮這箇理盡性
是盡這箇性至命是至這箇命

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已能之心子新
為人稱揚反生羞媿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
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
其失為告群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律夫氣習之
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端但不能進學可憂耳
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
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

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廣中一學者陳去華省發偉特某因問吾與點也一段尋常如何理會屢問之去華終以為理會不得一日又問之去華又謂理會未得某云且以去華所見言之莫也未至全然曉不得去華遂謂據其所見三子只是事上看到曾點却在這裏看到某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却理會得去華頓有省自叙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有十詩別後謂人曰某方是一學者在待歸後率南方之士師北方之學蓋廣中

蒙欽夫之教故以此為北方耳

臨川一學者初見問曰每日如何觀書學者曰守規矩歡然問曰如何守規矩學者曰伊川易傳胡氏春秋上蔡論語范氏唐鑑忽呵之曰陋說良久復問曰何者為規又頃問曰何者為矩學者但唯唯次日復來方對學者誦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一章畢乃言曰乾文言云大哉乾元坤文言云至哉坤元聖人贊易却只是箇簡易字道了遍目學者曰又却不是道難知也又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顧學者曰這方喚作規矩公昨日來

道甚規矩

一學者聽言後更七夜不寢或問曰如此莫是助長否荅曰非也彼盖乍有所聞一旦悼平昔之非正與血氣爭寨作主又顧謂學者天下之理但患不知其非既知其非便即不為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或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既有所立矣緣何未到四十尚有惑在曰志于學矣不為富貴貧賤患難動心不為異端邪說搖奪是下工夫至三十然後能立既立矣然天下學術之異同人心趨向之差別其聲訛相似似是而非之處到這裡多少疑在是

又下工夫十年然後能不惑矣又下工夫十年方渾然一片故曰五十而知天命

說君子之道孰先傳一既子游子夏皆非

先生感嘆時俗汨沒未有能自拔者因歌學者劉定夫象山詩云三日觀山山愈妍錦囊收拾不勝編萬山擾擾何為者惟有雲臺山巋然又誦少時自作大人詩云從來膽大胸膈寬虎豹億萬虬龍千從頭收拾一口吞有時此輩未妥帖哮吼大嚼無毫全朝飲湧解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為琴長河為之絃萬古不傳音吾當為君宣又舉歐陽公贈梅聖俞詩云黃

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脩羽儀朝
 下王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有學子閱亂先生几案間文字先生曰有先生長者
 在却不肅容正坐收斂精神謂不敬之甚
 光武謂吳漢差強人意強訓起

右門人嚴松松年所錄

象山先生全集語錄上卷終

第 35345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928
園短大	乙
圖書館	8

泰山先生全集

泰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

全	半	通
大	大	通
天	論	書

43

